

#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老年人需要结构的重塑与实现

戴蕊宇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 摘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必须直面且亟待破解的重大社会课题。当前, 针对老年人的保障体系多侧重于物质层面的“生存”兜底,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作为社会主体对“发展”的深层渴求。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 批判性地吸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合理内核, 构建了“生存-发展”二重性的老年人需要结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 老年人的需要并非静止的生理维持, 而是一个从“生存型需要”向“发展型需要”动态跃升的历史过程。在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转型的双重挤压下, 老年人需要结构存在“生存化固着”与“异化”的风险。重塑老年人需要结构,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超越单纯的生物性生存逻辑, 将“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老龄化治理的全过程。通过养老服务体系的精准化供给、社会公共空间的适老化改造以及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的组织化培育, 构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要的实现路径, 使其在“美好生活”的构建中真正获得尊严、归属与自我实现。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老年人需要, 生存, 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

## The Reshaping and Fulfillment of the Elderly Need Structure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Ruiyu Da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9, 2026; accepted: May 14,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major social issue that

must be faced and urgently addressed. Currentl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elderly mostly focuses on the material level of “survival” safety nets, while neglecting their deep desire for “development” as social subj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needs, this paper critically absorbs the rational core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survival-development” duality of the elderly’s need structur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not static physiological maintenance, but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dynamic transition from “survival needs” to “development needs”.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re is a risk of “survival fixation” and “alienation” in the need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To reshape the need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we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transcend the logic of pure biological survival, and integrate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aging governance. By building implementation paths that satisfy the multi-leve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precise alloc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the age-friendly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and the organized cultivation of elderly social participation capabilities, we can enable them to truly achieve dignity, belonging, and self-rea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tter life”.

## Keywords

Marxism, Elderly Needs, Surviv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性的社会趋势，也是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基本国情。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在发生深刻的范式转换。长期以来，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点多聚焦于“老有所养”的物质层面，即通过衣食住行的供给维持其生物性存在。这种“生存本位”的治理逻辑，虽然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的温饱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作为社会主体对精神富足、社会参与及自我实现的深层渴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学说，为审视老龄化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透镜。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不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更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老年人的需要结构往往被简化、被物化，甚至被异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虽然描绘了人类需要的层级图谱，但其抽象的人性预设缺乏对社会历史关系的深刻洞察。因此，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结合马斯洛理论的微观分析工具，探讨老年人需要结构从“生存”向“发展”跃升的内在逻辑。通过剖析当前老年人需要满足过程中的现实困境，提出重塑需要结构的价值理路与实现路径，旨在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实现老年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2. 理论溯源：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层级意蕴及其时代拓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未将人的需要视为抽象的生物学本能，而是将其看作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动态范畴。深入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资源，并实现其当代视域的拓展，是重构老年人需要结构的理论前提。

## 2.1. 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经典阐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篇便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sup>[1]</sup>这一论断确立了生存需要的首要地位，它构成了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指出，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人还会产生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再生产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时，敏锐地捕捉到了需要的层次性与历史性。他将人的需要细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基本层次。生存需要是维持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具有基础性与普遍性；享受需要则是对生存需要的超越，体现了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而发展需要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旨在实现人的潜能与价值，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2]</sup>。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不同的需要结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需要被压缩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而享受与发展的权利则被剥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使人的需要得到全面满足，从而实现“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这一划分逻辑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存在某种程度的“视域融合”。

## 2.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合理内核与局限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现代入本主义心理学的基石，他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尽管马斯洛的理论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色彩，缺乏马克思那样深刻的社会批判维度，但其关于“匮乏性需要”与“成长性需要”的区分，为理解老年人需要的多样性与层次性提供了直观模型，并且揭示了需要满足的优先次序与动力机制。马斯洛指出，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前提，这对于制定养老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马斯洛的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的人性预设是抽象的、自然的，忽视了社会历史条件对需要的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没有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需要，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本质上是由当前的社会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塑造的。其次，马斯洛强调个体心理的满足，缺乏对社会结构异化的批判。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养老市场中，老年人的需要往往被商业资本所扭曲。因此，对马斯洛理论不能照单全收，而必须进行批判性的吸纳。

## 2.3. 视域融合：老年人需要结构的“生存 - 发展”二重性重构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融合微观心理分析与宏观社会批判的理论框架。我们将马斯洛的五层需求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生存需要”，包括生理与安全需求，主要指向老年人生命存在的维持；二是“发展需要”，涵盖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主要指向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这种二重性重构并非简单的物理拼贴，而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辩证扬弃。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3]</sup>因此，老年人的需要绝非马斯洛笔下孤立个体的心理投射，而是其社会关系的函数。老年人的“生存需要”是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而“发展需要”则是其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确证。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年人的生存需要已基本得到保障，发展需要正日益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内在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生存”逻辑，关注老年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将马斯洛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视域，既保留了其层级分析的操作性，又赋予了其社会批判的深度，

为后续的现实审视与路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3. 现实困境：老年人需要结构的“生存化”固着及其异化

理论上的应然状态是需要的层级跃升，然而实然的社会现实却呈现出某种滞后性。在当前的养老实践与社会观念中，老年人的需要结构往往面临着“生存化固着”的困境，即过分强调低层次的生存保障，而忽视了高层次的发展需求，甚至在市场化养老服务的逐利机制与技术理性的冲击下出现了异化现象。

#### 3.1. “生存本位”的制度惯性与结构失衡

养老服务的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养老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兜底线”，即确保老年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地住。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5)》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2020年老年人各类消费中，食品烟酒、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三项支出约占总支出的90.0%，而居住、衣着、教育文娱、生活服务和发展型消费支出总和仅占总支出的10.0%左右，现阶段我国老年人的消费仍以基本生存和医疗保健消费为主，享受型消费支出的份额依然较小<sup>1</sup>。这种以“生存”为中心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生存本位”的惯性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与此同时，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上述报告指出，我国老年人需求正呈现从物质满足向精神追求转变、从依赖家庭向寻求社会支持转变、从传统型向数智型转变的趋势<sup>2</sup>。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2025年12月发布的老年服务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在精神文化层面，近半数老年人渴望参与老年旅游、社区活动，40.58%希望获得智能手机与网络应用辅导，展现出老年人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追求精神丰盈的开放心态<sup>3</sup>。然而在资源配置上，财政投入多集中于基本生活补贴与硬件设施建设，而对于老年教育、心理咨询、社会参与平台等软性服务的投入相对不足。相关研究表明，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在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导致老年人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精神层面的需求未能得到有效回应<sup>[4]</sup>。

这种结构失衡，实际上是将老年人“物化”为单纯的生物性存在，忽视了其作为社会人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在社会刻板印象中，老年人往往被视为“被抚养者”或“弱势群体”，其主体性与能动性被遮蔽。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政策制定者中，也内化为老年人的自我认知，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感到失落与迷茫，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负担，使他们不敢或不愿表达发展性需求。这种自我认同的矮化正是“生存化固着”的心理后果。它将老年人禁锢在“活着”的层面，阻碍了其向“生活”层面的跨越。

#### 3.2. 资本逻辑侵蚀下的需要异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年人日益被视为庞大的消费群体。养老产业资本出于逐利本性，往往通过制造“恐慌”与“欲望”来操控老年人的消费行为。马克思曾深刻揭示过资本对工人需要的扭曲，而在消费社会，这种扭曲同样降临在老年人身上。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公布的多起涉老保健品虚假宣传典型案例，揭示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体验-制造焦虑-虚假宣传-高价销售”的违法链条，诱使老年消费者购买高价保健品。<sup>4</sup>苏州市消保委的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在遭遇过消费陷阱的老年人中，保健品问题占比达29.62%，商品问题占比39.23%，电信诈骗占比44.04%，仅有2.31%的老年人表示从未遇到过任何消费问题<sup>5</sup>。

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的真实需要被遮蔽，沦为被市场构建出来的“虚假需要”。他们购买昂贵保

<sup>1</sup><http://www.crca.cn/index.php/13-agednews/1276-2025-12-29-03-13-52.html>

<sup>2</sup><http://www.crca.cn/index.php/14-activity/1273-2025-13.html>

<sup>3</sup><https://zxbwx.ccn.com.cn/article/135896>

<sup>4</sup><https://www.rmzxw.com.cn/c/2025-10-31/3810796.shtmlv>

<sup>5</sup><https://m.caijing.com.cn/article/202512/389610>

健品，往往并非出于真实的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换取虚假的关怀和对健康长寿的心理安慰。在数据资本逻辑的作用下，消费异化表现为资本借“信息茧房”操控诱导非自主消费<sup>[5]</sup>。这不仅未真正满足老年人的发展需要，反加剧其精神孤独与经济风险。资本将情感需求商品化以增殖，严重背离了“美好生活”的价值初衷。

### 3.3. 技术理性扩张导致的社会性脱嵌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形态，然而数字技术的“加速”逻辑与老年人身心机能的“减速”特征之间存在天然张力。截至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61亿人，互联网使用率为52.0%，仍有近半数老年人未能有效融入数字生活；而在我国非网民群体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为52.1%<sup>6</sup>。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强制推广，在提高社会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排斥现象。

老年人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实际是被部分剥夺了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格，这种技术排斥导致了老年人的“社会性脱嵌”。当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空间被压缩，其归属与尊重的需要便难以在社会层面得到正当满足，进而被迫退缩回家庭或自我的封闭空间。这种空间隔离与交往断裂，导致老年人需要结构的内卷化与低水平循环。

## 4. 价值重塑：迈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老年人需要观

要破解需要结构的异化困境，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原点，对老年人需要观进行根本性的重塑。这不仅是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选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 4.1. 从“生物性生存”走向“社会性存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其现实的规定性。对于老年人而言，退休并不意味着社会属性的终结，而是社会角色的转换与重构。因此，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不能仅仅停留在维持其生命体征的“生物性生存”层面，更要致力于保障其社会参与权利，维护其“社会性存在”。

重塑老年人需要观，首要的任务是打破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负担”或“纯消费者”的刻板印象，承认其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代际互助等方面的主体价值。老年人的需要结构重塑，本质上是要重建其与社会系统的有机连接，使其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确认自我、获得尊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单向度的供养”转向“双向度的互动”，让老年人能够在社会互动中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感与价值感。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老年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与质量。

### 4.2. 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体赋能”的转变

传统的养老模式往往隐含着一种家长制的施予逻辑，老年人处于被动接受服务的客体地位。这种地位不仅限制了其需要的表达，更压抑了其自我实现的潜能。马克思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老年人同样是历史的创造者，拥有自我决定、自我发展的权利。

因此，新需要观应视老年人为能动主体，关注其能力提升与权利实现。这不仅要求保障基本生活，更需通过老年教育、志愿服务、等机制搭建平台，为老年人搭建发挥余热的平台，激发其内生动力，使其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满足。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老年人社会参与正实现双重转向：从“部分发挥余热”到“全体广泛参与”，从“服务经济需求”到“保障老年发展”，这一转向为老年教育、志

<sup>6</sup><https://www.news.cn/20251229/d24310f9c203463185e6cb31bb6c46ff/c.html>

愿服务等主体赋能机制的落实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撑[6]。

### 4.3. 确立“全生命周期”的需要保障视域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贯穿生命始终的连续过程，不应因年龄增长而中断。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发展需要不仅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延续，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我们需要破除将老年阶段视为生命“剩余时间”的观念，转而将其视为生命历程中同样充满可能与价值的“第三年龄”。

在这一视域下，老年人的“自我实现”不再是奢侈品，而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必须坚持代际正义的原则，统筹考虑全生命周期的需要满足，确保老年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依然能够平等地享有发展机会与发展资源[7]。社会应当为老年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条件、参与社会的渠道以及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使其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5. 实现逻辑：老年人多层次需要的满足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与价值重塑，构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要的实现路径，应当从养老服务制度的精准化供给、社区公共空间的适老化改造、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的组织化培育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支持体系。

### 5.1. 优化制度供给，构建“普惠型”发展保障机制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要超越“生存本位”的制度惯性，必须对现有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结构性升级。一方面，要夯实生存保障的基础，加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享有底线以上的物质保障，特别是要关注农村留守老人与城市贫困老人的生存需求，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另一方面，要拓展制度保障的边界，将精神慰藉、社会参与、权益维护等发展性需求纳入政策考量范畴。具体而言，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中，明确将“老年心理慰藉服务”“老年文化教育服务”“老年法律维权服务”等列为刚性考核指标，并设立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在街道和社区层面，建立“老年发展需求评估”机制，将老年人的社交参与、学习意愿、志愿服务等纳入服务评估体系，作为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引导社会资源向老年人发展需求领域流动，为老年人需要的层级跃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支撑[8]。同时要加强对养老市场的监管，尤其是针对保健品销售、养老服务预收费等高风险领域，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与信用惩戒机制，遏制资本对老年人需要的异化利用，净化养老消费环境。

### 5.2. 重塑空间生产，打造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

空间生产应超越单纯的物理容器属性，转向社会关系的重构。当前的城市空间生产多遵循资本效率逻辑，忽视了老年人的身体节奏与行为特征，导致空间供给与老年人真实需求错位。要满足老年人的归属与尊重需要，必须推动空间生产的人本化转型，实现空间正义。在微观层面，要加快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与老旧小区微更新，消除物理环境中的障碍；在宏观层面，要积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与城市，通过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重构老年人的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不仅是老年人活动的场所，更是其重建社会联系、获得情感支持的重要场域。因此，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需从人口、经济和文化现代化三个维度协同推进[9]。

在此过程中，应以环境与行为适配为导向探索空间优化路径。相关研究以昆明西苑立交桥桥下空间为例，提出了针对性的适老化设计策略：通过优化布局、增设康体场地与“宁静交通”设施，精准配置

医疗体检等“弹性设施”，有效回应老年人的生存继续需求；通过构建慢行体系、强化包容性设计并支持集体活动，满足其社交联结需求；通过创设“风采展示墙”“共享技能角”等共创平台，支持老年人从“自娱自乐”转向“共创共享”，为自我发展需求提供空间载体。这一研究范式表明，科学的空间重塑策略能够将消极空间转化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要的精神家园[10]。

### 5.3. 强化主体赋能，激发老年人自我实现的内生动力

满足需要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导者。要实现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必须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强化主体赋能。

一是要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构建覆盖城乡的老年教育体系，帮助老年人更新知识结构，跨越数字鸿沟，提升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通过推动高等院校、职业院校面向老年人开放课程资源，鼓励社区与老年大学合作开设“智能手机应用”“健康管理”“法律常识”等实用性课程，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激发老年人持续学习的积极性。202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报告显示，我国仍有近半数老年人未能有效融入数字生活<sup>7</sup>。通过教育，老年人不仅能获得新知，更能获得精神上的充实与境界上的提升。二是要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完善“老有所为”的支持体系。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服务高龄失能老年人，实现互助共赢；支持老年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矛盾调解等志愿活动，使其在服务社会中获得价值感与成就感[11]。建议在社区层面设立“老年议事会”制度，将老年人纳入社区规划、物业服务、公共活动组织的决策环节，赋予其实质性参与权。三是要培育积极老龄观，引导老年人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主动规划晚年生活。通过主体赋能，将老年人的潜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资本，使其在老龄化社会中依然能够发挥主体性力量，真正实现从“生存”向“发展”的跨越。

## 6. 结语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象。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审视老年人的需要结构，涉及对生命价值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超越“生存”，迈向“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路径选择。本文通过批判性整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了“生存-发展”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当前老年人需要满足的异化困境，并提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重塑路径。在实践上，通过养老服务制度的精准化供给、社会公共空间的适老化改造、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的组织化培育，构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要的支持体系。上述路径的协同推进，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实现老年人从“生存性需要”向“发展型需要”的结构跃迁提供了可能的实践进路。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1.
-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85.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
- [4] 陈友华. 居家养老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J]. 人口学刊, 2012(4): 51-59.
- [5] 程恩富, 余晓爽. 数据资本视域下的消费异化: 现实表现、生成逻辑与解蔽之径[J]. 理论月刊, 2025(3): 79-86.
- [6] 李翌萱, 原珂.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发展定位与目标转向[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5, 41(5): 62-70.
- [7] 杜鹏, 汪斌.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J]. 人口研究, 2020, 44(4): 3-17.

<sup>7</sup><https://np.gov.cn/cms/html/npszf/2025-12-31/605283038.html>

- 
- [8] 杨菊华, 史冬梅.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生产性资源开发利用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1(5): 85-95.
- [9] 杨菊华.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3): 14-26.
- [10] 翟辉, 段瑞强, 陶楠. 环境与行为适配的立交桥下空间适老化研究——以昆明西苑立交桥为例[J]. 南方建筑, 2025(11): 1-14.
- [11] 唐小然, 陈小华. 海南自贸港“时间银行”互助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0(4): 65-73.